

愛的奴隸

世界名著·愛的故事之十二

卡德蘭原著·楊麗瓊譯



15
0



世界名著·愛的故事之十二

愛的奴隸

卡德蘭／原著·楊麗瓊／譯

愛的奴隸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⑫

著者	卡	德	蘭
譯者	楊	麗	瓊
出版者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發行所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	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		
定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		
初版	1 9 8 0 年 2 月		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五五年

馳騁在碧草如茵，金黃色野花與黑柏樹相互輝映的原野上，嘉士德爵士的心田中驀地浮起了一絲幸福的感覺。

在數週的奔波勞累，又不時地參加外交會議與商討調停之後，嘉士德爵士感到此刻能卸下重擔，實在是無比的輕鬆、暢快。

這是一個明朗亮麗的夏日，天空澄澈似水晶，嘉士德爵士勒住了馬，低下頭來，細細地審視著這個繁華壯偉，充滿學術與藝術氣息的城市。

雖然康士坦丁堡的光輝已不如昔，然而遠眺那些偉大華美的建築，高聳入雲的尖塔，壯麗的

大理石柱廊與金壁輝煌的宮殿，却仍然強烈地激盪著人們的心懷，不斷引起人們的神往。

嘉士德爵士雖然在這裡生活了好幾年，但此刻，凝望著陽光普照之下的康士坦丁堡，却仍不由得衷心讚美它的美麗。

從這兒，可以很清楚的望見一片蔚藍澄淨的水，粼粼地注入瑪墨拉海。

往北眺，便是狹長的博施普魯士海峽，此刻正泊滿了帆船、汽艇以及一些運送軍隊到克里米亞的戰艦。

出神之際，嘉士德爵士驀地想起此行的目的是打算為他的長官——新近封爵的英國大使史瑞福爵士——選一件精緻的禮物。

他原想趁上次出任波斯特使之便，在那兒選一件禮物的。

沒想到在德黑蘭停留的時間意外地倉促，根本無暇仔細的挑選。再說，那些禮物要是呈奉在這位曾革新奧圖曼帝國，被人們尊稱為「大奧奇」的偉人之前，也顯得太平凡無奇了。

就像那些華麗綉花的長袍，鑲滿珠玉的劍鞘，錦緞綾羅，在史瑞福爵士的眼中簡直太平凡，太庸俗了。因此嘉士德爵士費盡神思，想為這位敬愛的偉人與外交上的良師選一份獨特的禮物。

轉念之間，他想起上次在一家小店裡，發現了一些珍貴的古跡，據他推測很可能是希臘人或羅馬人遺留下來的。在康士坦丁堡有許多銀樓與古董店，往往會出其不意的在其中碰上一、兩

件寶物。這些寶物泰半是先人的陪葬，後來被小偷或考古學者挖掘到才流落世間。

「相信會找到一件史瑞福爵士欣賞的東西！」嘉士德爵士喃喃自語著。

調轉馬頭，他朝著世界最可愛的城市——康士坦丁堡——行去。

矗立在他眼前的是許多壯觀的建築。

包羅了劇院、音樂廳、陳列館的希伯姆宮和終日吸引無數信徒的巴希利加宮。

除此之外，到處都散佈著為人崇敬、讚頌與神往的寺院、尖塔。

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曾為蘇舟皇宮的希拉利奧宮。

密密圍繞在宮外的黑柏樹，更爲它增添了一份陰森之氣。

希拉利奧宮曾經是康士坦丁堡的中心！

在這座宮裡，有愛、有恨、有美、有醜、有野心、有罪惡、有榮華富貴、也有可怖的龔亞人。

被厭棄的美女，被廢的蘇丹，往往會遭到同樣的下場：被偷偷地拋入平靜不湍的博施普魯士海

中。

在這裡，死亡與生命，美麗與腐朽，赤裸的罪惡與柔美的處女，惡行與鳥嘯，並生並存

並立。

隨即，嘉士德爵士發現自己到了市場。在市場的周圍林立著許多商店，出售各類的繡品、金飾

、盔甲、布料、食品，間或夾雜著各色菜蔬及本地特產的水果。

而穿梭在市場曲折窄道中的人們，正像一個五彩繽紛的萬花筒。

其中有束著五彩腰帶，肩負重物的亞美尼亞人，也有穿著長斗蓬，圍著面紗的婦女；有衣衫襤褸，伸著枯瘦的雙手，不斷乞憐的瞎子，也有帶著侍從、打著遮陽傘的土耳其官員和穿著皮衣，戴著皮帽的波斯人。

此外更點綴著一些載滿重貨的驢子和瘦馬，蹣跚的行著。

嘉士德爵士深愛著這個熟悉的東方世界。

在他眼前又出現一個頂著一盤甜品的土耳其人；包白頭巾，穿深色長袍的苦修僧人以及騎著駿馬，戴著紅氈帽的土耳其兵。

同時在他兩旁擠滿了各色小販，兜售著各種高貴的貨色，像保加利亞的綉花錦緞、純絲編織的波斯地毯和布魯薩的純絲，他却不為所動，緩緩地前進著。

他正在猜想著自己是走錯了路，還是記錯了小店的位置時，忽然從前面傳來一陣喧鬧聲。

喊聲逐漸變成陣陣怒吼與叫罵。

人們忽然警覺起來，機敏地、憂懼地朝著吼聲來源望去。

一群人朝著這條窄街跑來，有些人的手裡持著木棍，在他們身後還拖著一樣無法辨識的東西。

嘉士德爵士立刻退到街邊，兩旁的攤販也急急忙忙想把自己的貨物堆回窄小的店鋪中。

但是太遲了，鮮翠的蔬菜翻洒了一地，水果也紛紛地滾落，於是驚叫聲，咒罵聲、喧鬧聲全融滙在一起了。

連嘉士德的座騎也聳起了雙耳，煩躁不安地擺動著。好在它曾受過嚴格的訓練，還不會被這場混亂嚇壞。

向前面移動了幾步，他驀地發現身旁站著一位穿白衣的歐洲女子。

她緊靠著小店的牆壁，神色倉皇顯然是十分懼怕，在她前面有位土耳其人，似乎是她的僕人。在土耳其，女人不帶侍從，是不敢上街的，即或如此，到市場的女子仍然少之又少。

她的穿著並不時髦，但却異常清雅。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她的身材非常優美，穠纖適度，而且她年紀很輕。

此時，這批人群擁塞在他們附近，喊聲震耳欲聾，嘉士德爵士方才聽出：

「殺死他！」

「宰了他！」

「給他吃點苦頭！」

「間諜！該死！」

現在，他才看清這群人拖著的竟是一個人！他的雙手、雙腳、衣服、頭髮……無不被人拉扯著，臉上沾滿了鮮血，眼睛半閉著。

顯然，他已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！

戰爭常常會被人利用、煽動，輕而易舉的就能掀起一場暴動。

早在他到康士坦丁堡之前，他就聽說，此地掀起了一陣「間諜熱」，人們開始懷疑那些不能證明自己國籍的外地人就是俄國人。

此刻被逮通的這個人，仍然不斷地遭到人們的唾棄踢打，蒙受著百般凌辱。

從馬上，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引起這場騷動的犧牲者，雖然混身是傷，但身份教養却很明顯的要比那些迫害他的暴徒高尚得多了。

「我們……能……幫得上……忙嗎？」

一瞬間，他詫異是誰在說話。隨即發現方才倚牆而立的那位女子正欠著身子在對他說話。

雖然她的英文很流利，但嘉士德爵士知道她絕不是英國人。

「沒辦法。」他很快地回答，「你得知道，我們也都是外國人！若不幸被捲入這場是非中，可會惹上殺身之禍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也許他並沒有做什麼……壞事！」

「他們認為他是俄國間諜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：「但他們也許弄錯了！」

「可能。」嘉士德爵士回答，「不過我們最好別去干預，況且我們也沒有能力幫他的忙。」此刻大批群眾仍然繼續吼著前進。不斷擦身而過的人群，使馬煩躁地搖晃著。被拖著的人，似乎已經失去了知覺。

然而仍有許多人不斷地加入行列，甚至一些袖手旁觀的店東也躍躍欲試，想加入湊興。

「我們最好趕快離開！」嘉士德爵士表示。

他對「暴動」可說是瞭若指掌。他知道暴動就像一團火焰，很快就會蔓延開，造成一連串悲慘、可怕的災禍。

除非等到這場暴動完全平息，市場將不再是個安全之處了。

他望著身旁的女子。

「若不嫌棄。」他說：「乘我的馬比你走路回去要安全得多了。」

正如他所預料的，此時有許多人正匆匆忙忙地加入前方不遠的群眾中。想必對方也看到了，因為她立刻說：

「那真是感激不盡。」

於是她轉身面向著前面的僕人，那是一位溫和莊重的土耳其人。

「你回去吧！漢彌，」她說，「這位先生會照顧我的，再走下去是非常不智的。」

「正是，小姐。」

嘉士德爵士彎下身，攙起她輕巧的身子，坐在馬上。

她戴著一頂小巧的軟帽，因此雖然坐在前座，却絲毫不影響嘉士德爵士的視線。

他右手執著韁繩，嫻熟地駕著馬，間或閃避一旁，讓人群經過。

幸運的很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暴動行列吸引了，因此並沒有特別留意到嘉士德爵士和他的女伴。

不一會兒，嘉士德爵士轉入另一條小路，路上只見數匹疲累的驢子，載滿了鄉村來的新鮮食物，緩緩而行。

「最好的辦法是繞道而行，」嘉士德爵士說，「如果你願意告訴我你的住處，我可以繞一些寧靜宜人的小路，送你回去，這樣走法會比剛才安全得多，也愉快得多了。」

雖然他心中已猜測到這群暴徒的去向，但他仍然不願輕舉妄動。

因為這群暴徒早已失去理智，根本無視法律的存在，正不斷地向市中心集中，雖然此刻他們幸而避開，然而這個事件却很可能會造成對所有外國人不利的情況。

「真可憐！」這位女子輕柔的說。「我簡直無法忍受……想到他受到這麼悲慘的折磨！」

「好在此刻他已沒有任何知覺了！」嘉士德爵士答道。

現在，他才定下神來打量她，竟意外地發現她長得非常美麗，堪稱明艷絕倫。

他覺得她有一種特殊的氣質，是他在別的女人身上從未發現過的，更想不出她到底是哪裡人。

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像兩泓深不見底的潭水；挺直小巧的鼻樑，和柔軟紅潤、花瓣似的嘴唇，很勻稱地排列在小小的鵝蛋臉上。她的皮膚非常細緻潔白，却襯著一頭如雲般的黑髮。

這麼美麗的女子，只有一個僕人保護，在康士坦丁堡行走實在是太危險了，這個想法立刻浮上他的心頭。

一股好奇心驅使著他，於是他問：「我想我們該自我介紹一下吧！我是嘉士德——嘉士德爵士，英國人。正要到英國領事館。」

「我是法國人，先生，萬分感激你的搭救。」

嘉士德爵士覺得她看起來、聽起來都不太像法國人，雖然她的法語說得十分正確古典。

一轉念，他又想也許是多年居留異邦，使她看起來不太像法國人。

「芳名是……？」

「雅娜。」

他揚起眉毛。

「這可不像法國名字呢！」

「我是在這兒出生長大的。」

難怪她看起來不像法國人，他想。

他同時感到她似乎不願意說出自己的姓，對於此點嘉士德爵士雖有點失望，但也不禁在心裡稱許她的謹慎。

畢竟，他們只是萍水相逢，有良好教養的女子是不應該隨便與陌生人太親近的。

「願意告訴我你的住所嗎？」他問道。

聽了她的說明之後，嘉士德爵士感到無限的驚訝。

據他所知，那附近並沒有適合歐洲人住的房子。

因此，他對面前這位優雅高貴的女子益發感到好奇了。

「你可喜歡康士坦丁堡？」嘉士德爵士寒暄著。

「有時候我真恨死它了！」她說：

「想想剛才那些殘酷的人！」

她的聲音透出一份激動，嘉士德爵士知道她仍在爲那位不幸的俄國人難過，難過他生前飽受折磨，死後仍不斷地遭人凌辱。

「的確，土耳其人有時是很殘忍的。」他說，「不過，換個角度來看，他們往往是最好的戰士。據我所知，英、法兩國對土耳其在克里米亞的戰績都相當讚佩呢！」

「根本就是一場無聊、不必要的戰爭！」雅娜答道。

「對極了！老天爺知道大使曾費了多少力量想化解這場戰爭！」

「但並未成功！」雅娜的語氣中帶著諷刺。

「要知道俄軍方面可沒這麼想！」嘉士德爵士說，「這場戰爭完全是俄國發動的，他們先突擊黑海西岸的西奈，擊潰了一支土耳其騎兵。」

「可能他們有他們的理由。」雅娜說。

「理由？」嘉士德爵士嚴厲的反駁，「西奈事件簡直是一場大屠殺，景況比你剛才看到的要悲慘萬倍！」

這一次，雅娜緘默了。一會之後，他繼續說：

「完全是土耳其兵士的傑出表現，才引起整個歐洲的同情與敬佩，因此英法兩國才在去年聯合同俄宣戰。」

「戰爭全是愚蠢的、錯誤的！」雅娜情緒化的說

嘉士德爵士浮起揶揄的微笑。

「這可是你們女人家的觀點。其實戰爭往往是爲了追求正義、公平，就像這場俄土之戰，意義在此。」

「希望那些死者會感激你們的大恩大德！」雅娜忍不住反唇相譏。

「你似乎並不全心全意的擁戴我們的國家和同胞嘛！我要提醒你，這場戰爭原本是爲了爭奪耶路撒冷聖地的佔領權而引起的。」

「這問題早在兩年前就解決了。」雅娜尖刻的說。

嘉士德爵士倒被她的話嚇了一跳，他沒想到她竟然相當了解這些來龍去脈。

他咧出一絲微笑，一閃即逝。他說：

「的確，這個問題早就由英、法、俄三國的大使會商決定了。但，無疑地，你也該記得俄國大使米契訶夫仍然繼續要挾土耳其做更多的讓步。」

嘉士德的聲音忽然冷酷起來。

「米契訶夫實在太過份，故意令土耳其難堪！」

「那麼你可認爲……我們會獲勝？」雅娜小聲的問。嘉士德爵士注意到她在說出「我們」二

字之前，稍稍猶豫了一下。

「當然！」他答道。「雖然開始的幾個月，我方受到很嚴重的轟擊，但是現在軍隊的組織比以往嚴密多了，因此我想沙阜提出和談的日子也將近了。」

雅娜沒有再答話，他們默默無言的前進。

和煦的陽光溫柔地吻著他們的臉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、小草，散發著幽微的清香，夾雜著陣陣鹹味的海風，輕輕飄浮過來。

她輕輕的靠在嘉士德的臂膀中，看起來毫不費力，但嘉士德心裡明白她所以能如此輕鬆自若，完全靠自身的均衡和她天生的優雅風姿。

「你常常騎馬嗎？」他一面想著，一面問道。

「以前常常騎，」她答道，「現在可沒有了。能駕著你這匹駿馬奔馳，想必是件樂事！」

「這匹馬是大使的，」嘉士德爵士說明著，「他對馬匹就像對其它事一樣在行。」

「你很仰慕他？」

「誰不仰慕這位比蘇丹還重要的人物？曾經有許多人稱史瑞福爵士為土耳其真正的國王，就是現在，還有很多人這麼說。」

嘉士德的聲音裡透出一份前所未有的熱誠。

雅娜忍不住望了他一眼。

剛看到他時，她覺得他雖然很英俊，但那份英國人特有的孤傲冷漠，却令她很不自在。她原以為這種人只會孤芳自賞，因此倒吃了一驚。

不過他却不是她心目中那種吸引人的男性典型，雖然她不得不感激嘉士德爵士的解圍。

她也明白，嘉士德爵士很謹慎的避開了那些有危險性的街道。

「下次你真要特別小心了，」嘉士德的口氣像在對一個孩子說話。「你不該帶著一個僕人就上街的。」

「平常我並沒有，」雅娜說，「因為我父親病得很重，我不得不上街爲他買一些草藥。」

「爲什麼不請個醫生呢？」

「你知道，草藥可以治百病。大多數的秘方都是由先人留傳下來的，雖然這些秘方沒有記在醫書上，但常常是很靈驗的。」

「可是不經別人指導而濫用，不也很冒險嗎？」嘉士德爵士不肯讓步。

「總不會比盲從醫生要危險吧！」雅娜答道。

她停頓了一下，然後又忍不住地譏諷他：

「大家都知道這項事實：史庫的醫療設備太差了，對傷患根本就束手無策！」